



打工经历：

孙海涛，湖南新邵人，在东莞打工多年，曾任职多家工厂的保安、打磨工、技术员、文化主管。

孙海涛

比起要在深夜忍受宿舍外的鬼哭狼嚎，我当然更愿意听那如泣如诉的笛声。

夜深人静，工友们陆续从车间回到宿舍。总有那么几个好事者，三杯猫尿一下肚就云里雾里找不着北，要么在楼顶咚咚地乱窜，

五楼的笛声

要么扯开五音不全的嗓子吼：“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求求你给我个机会，别再对爱说无所谓”……这些歇斯底里的嚎叫声让人毛骨悚然，更让我感觉天昏地暗、烦躁不安。

许是有意与之PK，吼叫声传出不久就有清扬的笛声从五楼飘出。似乎也是为了映衬吹奏者的心境，那些曲子多以伤感为基调，像《思乡》、《化蝶》、《别亦难》等等。泛着淡淡忧愁的笛声飘回在夜空，时而如孩童的低咽，时而如对母亲诉说衷肠，时而如唤爱人归

来……往上看时，只见一个身穿灰色工衣的少年依栏而立，却是背对的身影，长笛微摆之间，忧伤婉转的音符如泣如诉。

吹笛者何人，他莫非有什么难言的心事？这让我颇为好奇。

在工友的介绍下，我前去拜访了这个喜欢吹笛子的印刷学徒。他叫刘学明，来自武汉，高中刚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因为经常加班，因为初接触打工对异乡生活的不适应和思念亲人、家乡，当然也有对工友喧哗的不满，种种情结纠合一起，引发了他借笛声消愁、宣泄的举动。

生活不应该只有烦恼和忧愁——我很想和他说这些老生常谈的道理，却莫名地感觉语言与内心的乏力。面前的这个青春焕发的少年，明亮的黑眼睛和阳光俊朗的脸庞，让我顿感说教的苍白。

那时我还在为即将到来的国庆晚会节目匮乏犯愁，他的出现无疑让我眼前一亮。我放弃说教转而邀请他在国庆晚会献上一曲。他欣然答应，似乎更充满了因我对他的赏识而萌发的感激。

之后，我们各自忙着工作，但依旧能听见他忧伤的笛声在夜色里飘扬。让我无比愧疚的是，我关心他的表演更胜于关心他本人，以致我忽略了他常常是带着疲惫之躯和忍受着个人巨大的悲伤前来彩排。中秋前那段时间，他的母亲因为乳腺癌复发住院。除了老父亲在家里和医院两头跑，身边连个悉心照料的亲戚都没有，而我居然还坚持要他选报《喜洋洋》这个曲目。

是他在晚会上成功表演过后，我看他躲在台下流泪，才了解了事情的原委。我懊悔不已却不知该如何去安慰他。当他决定请假回家，我说服厂长多批了他一个星期的假，并为他担保在公司借了2000元钱。能帮他的也就这么多了。

连着国庆长假，他回家了。空荡荡的厂房里，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可我内心深处总会萦绕起他忧伤的笛声，总会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音符和情愫所占据……

继续奔跑

机器像野牛拉着我们继续奔跑

加班的鞭子在后面照常响起
那时，我们是奔跑的蚂蚁
举着月光，脚印重叠相印
来吧，焊接机
来吧，极片
来吧，火光……
让汗水把旧夜的梦境加温一次
把浓稠的夜色再擦亮一点
把故乡的路程再拉近一点
再调整一次呼吸
一些风留在这里
抚慰另一些风的干燥、破碎
我们需要一阵猛烈的雨
催促根须扎向深处
迅速生长

寂之水

其实所谓假期
跟平时没有什么两样

打工经历：

刘丽华，笔名，寂之水，现辗转于湖北、广东、浙江、江西打工。先后当过餐馆服务员、焊工、维修工。

棉兰：十月一日志

打工经历：

陈传贵，笔名，四汉，重庆忠县人。先后从事过建筑小工、饭店服务员、操作工、机械维修工。现为高级中医推拿师。

四汉

十月的棉兰已经进入雨季。因为东南亚热带雨林气候，这里没有四季分明的春夏秋冬之分，只有旱季与雨季之别。当然，这里也没有国内的十月一日国庆节长假。我作为在这里已打工半年多的中医推拿师，和其他几个中国同事一样是靠拿每个客人消费的提成工资，多推拿一个客人就多得一份工钱。至于国内长假，我只有通过卫星转播的电视荧屏来感受祖国国庆节的盛大狂欢，那些穿越千里去祖国名山大川游玩潇洒的情景，真是让我羡慕又嫉妒。

十月一日这天一直下着雨，我只推拿了三个客人，推拿时候，有位60岁的华侨陈先生跟我聊起一个曾一直跟随他工作到退休的老员工，去年得了一场大病但拿不出钱治疗，陈先生花了20多万元把这个老员工带到新加坡去做手术。我心里特别震惊，人民币20多万元，而且都是已经退休了的员工，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如此善待自己的员工呢？他说自己也是吃过很多苦的人，最能体会到作为基层员工的辛苦劳累，宁可自己少赚一点，也要对员工好一些。陈先生因为年轻时出苦力引起的软组织劳损疼痛，经过我反复推拿及点刺放血拔罐等方法，基本得到了缓解与控制，所以每次推拿完毕，他都会另外付给我折合人民币100元的小费。

十月一日晚上，雨还一直下着，在秋雨淅淅沥沥的细微声中，我的烦躁与骚动骤减，减到一切都宁静下来，变得那么安详、湿润。我在停电的宿舍里点上一支蜡烛，从微微的烛光中看到我自己，打工到印尼棉兰的几分孤独与彷徨，是的，我在这12平方米左右的旧房子里已经睡了半年多。一张掉漆的方桌与一张软绵绵的单人床。失修的白灰白墙皮已经开始慢慢脱落。从门缝爬进来的只只黄蚂蚁，在灰尘满面的地上，排队搬运着腐烂变质的

饼干沫与面包屑。门口上方的墙角边，一只辛勤的黑蜘蛛通过昼夜加班，把它贪婪的巨网织得越来越大，大得似乎要铺满我的整个房间，同时要网住所有叮咬我的该死的蚊子。我突然安静，很有闲情地慢慢看着蜘蛛与网，竟然感觉到这只蜘蛛就像我亲爱的女人，是在给我编织一件温暖的毛线背心，一针一线织得那么专心致志旁若无人，透出来我们在一起相爱的缠缠绵绵与炙热亲吻。在我睡觉的枕头上，从一扇小圆木的窗户飘进来一声秋雨微凉雨打芭蕉。让我想起中国是北，重庆是北，忠县是北，大巴山上无边的草木虫鸣都是北；而夜寄长安的孤人李商隐当初就把大巴山当作南方，如果是像我此刻漂泊这印尼棉兰的更远之南，一定会一剪千愁万古愁，一定会更加孤独出；君问归期未有期。让我想起这些穿过无数楼层缝隙的密集的线条之美，多么婉转而略带忧郁的乡愁，一丝丝沁人心脾的阴柔，玉一样散发出慈祥的光芒。

临睡之前，我习惯性的默念一遍《心经》《大悲咒》，并关闭空调和扯去盖在肚皮上的白色布片。我突然感觉到难得这样的一份清净。这秋雨就像浴佛节上飘满鲜花的净水香汤，在一勺勺洗净我凡俗的尘埃、污秽。我还想起了曾从中国流亡到新加坡，最后到我现在打工的印尼苏门答腊省的郁达夫先生，曾以翻译的名义掩护与保护这里的抗日文化名人侨胞，最后死于日本宪兵队的暗杀。他实际是一个文人在做间谍危险的工作，他知道危险有多大，但是为了更多的人，他早已做出了牺牲自己的准备。呵呵，我来到苏门答腊省的棉兰做推拿工作，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我比郁达夫先生的境界差了十万八千里，他才是真正涅槃圆寂，而我能够不入地狱就烧高香了。

假日英雄

欧阳

每到长假，无论是城市还是郊野，人文景观和自然风物之地都人头攒动，我所在的城市为了增添节日的繁闹还特别推出了公园免费一日游的举措，没想到免费的公园却并不免票，这难免让人去推想谁会有免票，打工者会有吗？

说实话，我不太愿意将“打工者”看作特别的群类，然而他们确实是特别的，至少就节日长假而言，他们的感触就有自身工作和身份的“个性”印记。

对我来说，假日是慵懒的，我已经不再会去增加景区的拥挤，静安室内，听听慵懒的爵士，放松身体和心情，或者捧着书

本慢慢地飘荡，眼睛歇息的时候就抬起头来，随着悠扬的弦乐慢板看天空的云卷云舒。如果天气晴好，不妨出门漫步街巷，路遇园林似的微型公园，隐身林中，观孩童嬉戏，念想清醒地置身“醉翁亭”中，来一番山水之间的畅想。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节日假期也许是闲在的，他们同样不会助推“游人”比肩继踵的潮水，而是背着背包，带着帐篷，迈出双腿，在相约的荒郊野岭游走，可能会有些肌体上的疲劳，但心情是欢悦而轻松的。他们应该和我一样，是汽车污染的反对者，但这并不影响车友们驱动车轮，在祖国的大地上有目的或是无意识地穿行。节假日就像是生活中的一个小驿站，喝茶、访友，甚至是在卧榻酣睡，忘掉节奏甚至烦乱的工作……

然而，城市并没有因为假日而停止运转，生产线在继续飞驰，涌进城市和借着假期穿行购物的城里人更增添了餐饮的忙碌，暴增的人流使风景胜地需要更辛苦的付出才能保持原有的洁净，列车仍然在行进，所有这些都凝聚着坚守岗位者的汗水——办公室的灯熄灭了，但车流、城市的灯火依旧辉煌。每每看到媒体上对这些岗位坚守者的慰问、颂扬，我都会想，

像我这样慵懒的人，像驴友那样热情的人，像访友、购物的人，有几个能想到他们呢？

很多时候我想不起他们，生活一直一波无澜地继续，不过在看到快递奔忙的身影的时候，您却不得不想到他们，特别是想到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本不该有专门称谓的阶层：他们是打工者。尽管没有统计数据，然而我相信节假日坚守岗位的大多数一线员工是“打工者”，是我们这些慵懒、酣睡的人必须感谢的“打工者”。

我不知道人们对节日里的打工者有多少了解，起码他们并不是流水线的一部分，我们是和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的人，就说假日的旅游吧，很多人也许可以在平时挤出日子，而不去给景区添堵，但打工者不能，“国庆节那天，我依然在脚手架上劳作”（商希恒《国庆节》，这说的是当下的国庆长假，我们有7天，但他们即便不加班可能也和我们不一样。

对打工者而言，假日是忙碌的，是宝贵的，正是他们的辛勤付出，假日对我们来说才是惬意的，不过我并不想说感谢，我觉得那是他们的工作，同样，我也不相信每个人都胸怀为人民服务之心，抱着伟大的无私奉献精神，但是，我佩服他们，这个群类也许在很多人眼里并不起眼，更别说伟大什么的了，可是他们的仔细、他们的认真，是我云卷云舒的保障，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

“打工者”们是真正的英雄——是那个站在酣睡者门前、闲在游走者路上、欢乐购物聚餐者身后，护卫着我们所有人的英雄。

责任编辑：周倩
新闻热线：(010)84151649
E-mail:grbwhwx@sina.com

国庆节，我依然在脚手架上劳作



打工经历：

商希恒，四川泸县人。1999年春南下广东打工，当过制衣工、车工，泥工。2009年以后，辗转于河南、贵阳、福建等地，从事外墙装修。

商希恒

国庆节那天，我依然在脚手架上劳作
热闹的锣鼓声，凉爽的秋风一样
邀约着金黄的落叶
一阵阵吹来，想要将我揽入怀中
我多想停下来，细细地品味这幸福
但贫困就像一根鞭子，将我狠狠抽打
吆喝着我继续挥动铁板，啪啪地

将一张张未来，粘贴
工友们早已一身光鲜，齐整
逛街，看庆祝国庆的歌舞
那么多年了，国庆节、中秋节、端午节
都是别人的，而羡慕是我的，继续劳作是
我的
为此，我与一瘦再瘦，一见钟情，与腰椎
间盘突出
老人才会得的眩晕症，桃园结盟
站在远处眺望的灯盏啊
也一灭再灭
但我必须忍着泪水，咬牙挺着
不能像许立志那样，为生活
以一跃的身体之笔，草书一生
是人，我要像一枚铁钉，生锈了，
弯曲了
也要打进顽固的墙壁深处

父亲在等我

(组诗)



打工经历：
唐以洪，四川仪陇人，到过北京、深圳、宁波、杭州、广西、温州、资阳等地，搞过建筑、进过鞋厂、五金厂。

唐以洪

唱歌的时候
没有想起
春天来了，夏天来了
冬天来了又去了
没有想起
现在，当父亲了
我突然想起了
想得泪流满面

好像我就是他的父亲

那次回家，我的儿子
正在和邻居的孩子玩耍
看见我，立即躲到我母亲的身后
把手指放在口中，一边喊着
一边探半个头，平静地，怯生生地
打量我，好像我不是他的父亲
而邻居的孩子倒是兴奋得
不知把手脚放在何处，一会儿唱歌
一会儿跳舞，一会儿骑在小板凳上
“驾驾驾”地叫着，围着我在院子里
跑了一圈又一圈，想与我亲热
好像我就是他的父亲
直到天黑了都不肯回去

我已无所谓

你叫我张三，叫我李四
叫我王二麻子，我已无所谓
你叫我猫猫，狗狗，叫我牛羊
蚂蚁，蜗牛，蜘蛛，我已无所谓
没有车子我已无所谓
没有房子没有故乡没有票子我已无所谓
没有星期天，节假日，我已无所谓
我已习惯了工体
就像例假一月才来一回的日子
我只在乎爬在城市的外表
擦了多少瓷砖，多少玻璃
我擦过的窗户是否灯火灿烂
我只在乎把我提上提下的绳子
在谁的手中，要把我提上天堂
还是要把我放到地狱
或者把我一辈子悬挂在半空
我只在乎我每天都要在玻璃上照一照
看看自己还是不是
像人一样活着

想起父亲和母亲

喝酒的时候
没有想起
吃肉的时候
没有想起

像驴友那样热情的人，像访友、购物的人，有几个能想到他们呢？

像一棵挺拔的树

用掉不完的叶子和枝条

等一只归来的鸟

后来，扶在门框上等我

仿佛门框给了他力量

仿佛远山近水把他的眼睛

擦得更加明亮

那年冬天，我看他

像一团被揉皱的纸

被扔在了椅子上

他，还在等我

屋子那么潮湿，阴冷

没有多余的光

只有他的眼睛还在转动

仿佛快要熄灭的灯

吃力地把门口照着

现在，他站在一只镜框里等我

他的眼睛一直看着门外

多少年了，眼都没有眨一下

门外是苍茫的大地

我还是像尘土飘着

飘啊，飘啊

一直没飘到他的身边

像人一样活着

像驴友那样热情的人，像访友、购物的人，有几个能想到他们呢？

像一棵挺拔的树

用掉不完的叶子和枝条

等一只归来的鸟

后来，扶在门框上等我

仿佛门框给了他力量

仿佛远山近水把他的眼睛

擦得更加明亮

那年冬天，我看他

像一团被揉皱的纸

被扔在了椅子上

他，还在等我

屋子那么潮湿，阴冷

没有多余的光

只有他的眼睛还在转动

仿佛快要熄灭的灯

吃力地把门口照着

现在，他站在一只镜框里等我

他的眼睛一直看着门外

多少年了，眼都没有眨一下

门外是苍茫的大地

我还是像尘土飘着